

詩

總

聞

二





詩
總
聞
(二)

王質 撰

詩總聞卷五

齊風

雞鳴三章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非雞鳴乃蠅聲。非東明乃月光。所以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雖曉尚以同夢爲美。俾趨朝者且歸。令人無多以我爾爲憎。子斥己也。子斥君也。言不使其歸。則二人皆受多憎也。此皆婦人之辭。

聞音曰。明。謨郎切。惟皇矣。其德克明。如今音。餘皆謨郎。故詩韻亦不可盡拘古而廢今也。夢。莫滕切。總聞曰。不見賢妃警戒之意。孔氏以爲非雞實鳴。乃蠅之聲。夫人在君所。心常驚懼。故以蠅聲爲雞鳴。蓋謂驚懼之心亂其神。故雞蠅之聲亂其聽也。識者更詳。

還三章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肩、牡、狼、皆稱兩者。彼亦有之。此亦有之也。故上皆稱並驅。下皆言從兩。

聞音曰。還。旬緣切。間。居賢切。茂。莫口切。道。徒厚切。好。許厚切。

聞跡曰。狺山在齊地。當是如犬形。象山。豺山。皆取形似。

聞人曰。以子爲稱。以揖爲禮。似是士大夫。

聞事曰。並驅不必同行。東西相遇亦曰並。並。言旁也。漢書。並。音補曠切。

總聞曰。此中土常態。亦不必太夸。當是輕價驕恣之人。非嘉士也。不若大叔于田。將叔毋狃。戒其傷女。

此頗有愛主及物之情也。

著三章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君子與婦人成昏相肅之際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言其服。不言其人。似鄙其人也。或指服爲美。或指服爲惡。尙。飾也。言飾。卽不足于眞美。加飾以外美。故

知爲鄙辭也。

聞音曰。著直居切。素孫租切。華芳無切。瑩于平切。英於良切。總聞曰。當是貴勢專事服飾。稍虧禮文。故女子有望辭三進。而三見易服乎。疑辭而鄙辭。此女子必有識者也。今東人下流相語。皆以而殺聲。玩易之意也。

東方之日兮二章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日出。謂寅卯間也。東方月出。謂十五六間也。此男女竊合同邁之日時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此男子本誘婦人而來。乃若無故而至者。佯爲驚狀。欲攜婦人而去。乃若見迫不得已者。佯爲窘狀。此淫夫而又有狡數者也。卽就也。發起也。履踐也。凡足所就所起之地。皆履踐之。俗謂一步踏一步也。

東方未明三章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攺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赴朝不厭早興。趙盾所以卻鉏麇也。況欲曉未曉。當興久矣。此必是醉亂之中。偶有徵召之命。而以非

時召臣。各其君以逞狂駭。又罪其使至。以我折柳爲藩。故狂夫得越也。俗所謂放鷗者也。旣挾持其君。又挾持其將命之人。言以君召臣。非早則晚。不過在日。未有在夜者也。君召有急。則非時致之。安論早夜。此臣當是忤腸凶德者也。

聞音曰。明謨郎切。顛典因切。令離呈切。圃搏固切。瞿其具切。夜羊茹切。莫幕故切。總聞曰。君不能御下。臣不能奉上。君命不俟駕而行。何咎之有。雖其君有以致之。然其臣亦大難堪也。舊說歸過于君。恐未然。又歸過于壺人。似亦無謂。

南山四章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旣曰歸止。曷又懷止。

雄者如此。雌者可知。當是士大夫之在田野者作此。故以南山野狐起辭。其中麻、畝、薪、斧、皆田野之物。此必士大夫所居。在南山而近魯道所見者也。毛氏襄公文姜之醜。見魯桓十八年。旣歸于人。雖故情亦宜斷。何尚有懷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旣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在足。冠綏在首。各有所麗。不可差也。文姜雖齊妹而魯婦。旣用此禮。其勢豈可以復相從。責齊襄之辭。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旣曰告止。曷又鞠止。

麻必附畝而莢。妻必告父母而娶。言文姜初以告父母爲夫婦。正也。旣以正昏而不能以正裁制。養成至此。自是而下。責魯桓之辭。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止。

薪必以斧而析。妻必以媒而成。言文姜初以媒妁而爲夫婦。亦正也。大率其初皆以正。而其末乃流于惡。至此極也。

聞音曰。懷。胡隈切。雙。所終切。畝。莫後切。母。莫後切。告。姑沃切。

總聞曰。文姜鄭忽所辭者也。以爲賢而不娶。識者更詳。

甫田三章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田大則人功難周。故多莠。人遠則思力難及。故多勞也。此人似是襄公。古人取名不一。且以童年取名言之。襄公諸兒。卽其身取。晉侯小子。潞子嬰兒。亦卽其身取。此詩稱總角。至突弁。略似襄公氣象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卍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初見童稚。忽見長成。言年長而識不長也。

聞音曰。卍。扁縣切。

總聞曰。此老臣事幼君之辭。不曉者。以爲孩撫其君。曉者。以爲真愛其君也。襄公自遷紀之後。必啓其圖遠之心。而有無厭之志。此臣當先已覺。連稱管至父之釁有萌。不若姑置遠而且防近也。似是鮑叔牙之流。

盧令三章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言縱犬獵獸之人也。此事仁者爲之。方爲美也。下章他美。皆生于此。

盧重環其人美且鬣。

盧重錡其人美且佶。

聞音曰。令。盧經切。說文。獬健也。引詩。盧獬獬。可從。若從本文作鈴聲亦可。環。胡涓切。佶。新齋切。說文。思得聲。

總聞曰。此當是旁觀而爲之夸譽者也。能以仁爲首辭。則作此詩者。必有識者也。

敝笱三章

敝笱在梁。其魚魴鱓。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則魚之恣適可知。齊姜之狀如此。當有同惡相爲愆憑者衆也。故曰如雲。如雨。如水。

敝笱在梁。其魚魴鱓。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敵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聞音曰。鏗。姑倫切。鏗。才呂切。唯。維癸切。

聞訓曰。唯。毛氏以爲出入不制。鄭氏以爲行相隨順。猶人謬諾曰。唯隨順者是。

總聞曰。南山歸魯之時。此如齊之時也。蓋魯桓未殞。雖未殞如無人。如笱既敵而在梁。烏能制魚也。其他會齊則魯桓已殞。雖笱亦無也。

載驅四章

載驅薄薄。簞芾朱韜。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以暮發。言心急也。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聞音曰。薄。晉各切。夕。祥侖切。弟。待禮切。湯。失章切。彭。必旁切。

聞訓曰。豈弟。樂易也。在詩皆爲美稱。故鄭氏疑之。以豈爲闔。以弟爲團。言開明猶發夕也。以爲古文尙

書以弟爲團。今攷皆無。案猶言今皆無攷。樂易。猶彷彿。與下文相應。不必強改。

聞事曰。簞芾朱韜。自是文姜所乘之飾。不必言襄公。蓋謂朱韜諸侯之路車。故以爲齊侯。是時文姜若

乘魯侯之車。何人能禁。文勢自是文姜也。

總聞曰。文姜自歸魯之後。一與莊公如齊。出魯還魯之後。五白會齊。杜氏夫人爲魯人所責。故出奔。內諱奔。故謂之孫。又文姜與魯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若爾則非奔也。又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姜于是感公意而還。若爾則復還也。此詩當在孫齊之後也。

猗嗟三章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跲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俗傳外甥多似舅。或魯莊稍肖齊襄。好騰口者。遂有齊侯之子之稱。故詩人爲魯莊解謗言。信爲我甥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齊襄與文姜會。謀會穀。猶在齊地。至防則不會齊地。而會魯地。恐越境貽患。故齊人諷魯莊防變。言不若反其矢而禦內亂。蓋懲魯桓之事也。

聞音曰。正。諸。盈。切。貫。扁。縣。切。反。孚。絢。切。亂。靈。眷。切。

聞訓曰。昌。名。變。皆譽其才之辭。長。清。婉。皆譽其貌之辭。不應二章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不必從。爾雅止作名譽之名。文勢爲佳。

總聞曰。桓公。父也。文姜。母也。莊公。子也。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沒。文姜已出其後。縱橫往來魯齊之間。挾母之尊。倚齊之強。安可防閑。雖高世大賢處此。亦難以爲魯。莊無出羣之英斷。無化物之妙用。則可失子道則太過也。自舜之後。豈可輕以此責人。莊公未見可罪。但見可憐爾。

魏風

葛屨三章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葛屨忽已履霜。言時易遷。夏忽冬也。女子忽已縫裳。言人易長。小忽大也。當嫁之時也。下所謂佩其象。掃亦同。

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要。襖。襪。領也。好人服之者。言將適人。以此供夫服也。好人提提。夫壻行將至也。提提。涉泥水貌。宛然左

辟。忽已在左也。辟。旁邊貌。妻。父母之前。男居左。女居右。今猶言左辟右辟。辟有數訓。一辟積。言稠疊也。

一便辟。言多禮節也。一糾摘也。一肱也。一邪也。一法也。一君也。一除也。此當爲除。言礙路過兩旁。故曰

除道。此皆入聲。去聲回也。毛氏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亦在旁之意。陸氏讀作避。叶掃。恐非。

佩其象。掃。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言婚嫁太速。其意欲早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不虛度也。此所以為褊而可刺也。今河東風俗如此。人

家無有閒食者。雖幼兒稚女亦隨力有職。易林引此。絲紵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絃績織織。案今易林云。

紡績織機此絃字誤南國饒足。取之有息。自北言之。則魏近南。故曰南國。此其民風大略也。

聞訓曰。服蒲北切。辟吳氏。毘義切。叶摘。刺。今連上。叶襍。服刺。七賜切。當讀與砌相近。如雌為妻。此為泚。

今俗讀訛。吳氏良是。

聞章曰。舊二章。今為三章。

總聞曰。既以民待之。安有葛屨不可履霜。今民草履。不問嚴寒烈雪。細民皆然。又安得廟見。三月方可

執婦功。又安得為女不可縫下服。女子亦有下服。如袒服。皆與男子同制。此亦非所以待民也。毛氏鄭

氏之說。識者更詳。

汾沮洳三章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水際采草為人蒞。采桑為蠶飼。此窮賤之事也。賦丰美之容。而躬窮賤之役。殊不似貴族。訝之辭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聞音曰。莫。末故切。英。於良切。行。戶郎切。

聞物曰。莫茂子也。如楮實。賣澤瀉也。如牛脣。初生皆可殖。亦謂牛脣菜。

聞跡曰。班氏。魏在晉南河曲。故曰彼汾一曲。真諸河之側。不必如此。水豈有無曲。莫不有側。特語法若此爾。

總聞曰。貴者肯任賤者之事。爲人所難。當爲衆所服。而見者已有殊異之辭。寔生輕心。當是障固山澤。奪凡民之所資也。

園有桃二章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采桃實以爲殺。采棘實以爲食。士大夫朋友相與會集游適者也。但其憂不知何事。發之歌謠。付之行國。必有難言而不可顯陳者也。當是寡識者。以歌謠爲縱情而事驕佚。以行國爲騁意而無終窮。懷憂者。稍辨數之。彼人君也。是此事也。言不君也。何其當何如也。言將亡也。我之所憂。人所不知。所以不知者。特不思而已。苟思則與我同憂也。此必其君或愎而自是。或昏而無知。而君子避患。隱憂爲國。而有此風。大不美也。

聞音曰。哉。將黎切。思。新齋切。國。越逼切。

聞人曰。魏自周惠王庚申爲晉所滅。以封畢萬。當時已有先覺者。卜偃以爲魏大名也。萬益數也。畢萬之後必大。司馬氏以爲自晉獻公卒。四子爭立。而畢萬之後彌大。自晉文公入。而武子有功。晉悼公立。而昭子又有功。獻子桓子奕世愈張。此當是有識者。憂晉之終爲魏有也。但不知在何時。周威烈王戊寅始建國。裂晉分邦。與韓趙同恢。形勢已久。卜偃能見于初封之時。而況寢久而寢現乎。此士大夫與朋友相與言者也。故曰。子曰。何其此人未必深相知。然可與言者也。

總聞曰。鄭氏。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不修德。教民無以戰。此侵削之由。惟患公稅不薄。國用不省。雖食園桃何害。士階茅茨。此堯所爲聖也。德教孰大于此。有君如是。凡民願戴。何患無以戰。此富強之本。非侵削之端也。識者更詳。

陟岵三章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止。子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此臨行而尙相顧。子有恨無言。瞻望而已。其父之辭。督以勤勉。以謹如此。尙可來歸。母兄之辭皆然。止留也。病而留所在。不能歸也。棄遺也。遁而不及其部伍。不能同歸也。死甚于止棄也。皆庶幾不如。此悲之辭也。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止。子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止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與部伍偕行。不可獨後。後必有刑也。

聞音曰。帖。後五切。父。扶雨切。子。獎禮切。祀。坡里切。母。滿罪切。兄。虛王切。弟。待禮切。偕。舉里切。死。想止切。

聞句曰。嗟。斷句。文勢當然。語意更切。

總聞曰。毛氏。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尋詩。予子。予季。予弟之辭。皆親也。夙夜上慎之辭。皆義也。無止。無棄。無死之辭。皆恩也。偶行役者。少子爾。非專愛其少子也。若使孟子。仲子。當亦復然。

十畝之間二章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居民惟恐其不多。上固欲如此。下亦欲如此。翁集則舒愉。此樂國之象也。當是人多桑少。爲權力所障。固採摘。故民他求。桑以育蠶。爾今鄉落之間。蠶時至。爲急迫。近無所取。則遠無所不至。有有獲而徑歸者。有無獲而不肯空歸。前邁而他求者。此或還或逝者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聞音曰。間。居賢切。閑。胡田切。泄。以世切。

總聞曰。魏俗多以蠶爲業。以縑轉食。蓋地勢隘而稼事不廣也。蠶月。壯者。用力于外。弱者。用力于內。晝夜奔波。今其風尚如此。閑。空也。言桑葉稀也。泄。漏也。言桑陰薄也。受畝之內無所取。受畝之外又無所

取以他求也。亦可見當時促迫氣象。

伐檀三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君子伐檀以易食。非無故而取給者也。不稼穡者。胡爲而取禾。不狩獵者。胡爲而縣貍。胡言汝何爲而乃如此也。君子不然。計木之大小長短。爲資之贏虧多寡。非拱手端坐而圖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飡兮。

後章言輻。言輪。則前章所以伐檀者。蓋爲此具也。毛氏檀輻。檀輪。良是。聞音曰。檀。徒沿切。干。居焉切。餐。七宣切。側。莊力切。飡。須倫切。

總聞曰。觀河之清。感君子之潔。當是在清河清漳附近。大率詩人觸境而後興辭。河本渾而以爲清。或者卽委曲解釋。此談詩之弊也。

碩鼠三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此必爲吏臨民者習熟至于三年。爾不相顧。我亦不相變。凡人情一年猶有望。二年已生心。三年遂決志。不皆如此。大略如此也。謂鼠無食我黍。無食我麥。無食我苗。遺我爲行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價也。所攜之黍之麥之苗。苗菜也。毛氏苗嘉穀也。茅方苗。則可茹。穀方苗。未可飯也。言以此物于他國。轉易以爲生。不虧其價也。今人稱當價。猶曰直。杜氏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此言至急不復論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永號。言不知在後而不能前者。何人長號也。以去爲喜。以留爲憂。

聞音曰。顧。果五切。麥。訖力切。國。越逼切。

聞字曰。勞。卽下泉。郇伯勞之之勞。彼去音。此平音。音不同意。則一。呂氏春秋作逃。無謂。

聞訓曰。永號難爲歌號。先號咷而後笑。喜悲自是兩事。歌號自是兩音。語勢亦不如此。

總聞曰。以鼠斥君。度民心雖甚怨之。亦不至此。又以三年大比。民于是徙。若不堪而他適。何俟大比也。

當是居官滿三歲。如今三年爲任之類。三載考績。自舜法如此。想周制猶然。

詩總聞卷六

唐風

蟋蟀三章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此感時傷生者也。屈氏所謂惟草木之零落。恐美人之遲暮。當是徇情爲樂。故相知相愛者。節之爲樂無害。而不已則過甚。勿至于太康。常思其職所主。勿至于荒。常存良士之態。然後爲善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聞音曰。莫。未故切。除。直慮切。居。姬御切。瞿。其具切。邁。力制切。慆。他侯切。聞人曰。舊說。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恐非。若以晉本唐堯之都。故謂之唐。魏本虞舜之都。胡不謂之虞乎。唐自古以來。稱唐。周公滅唐。而成王封叔虞。號曰唐叔。子燮。諡爲晉侯。非建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爲晉。當是以燮爲號。晉美名也。唐侯諡晉。衛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安得捨其初封之號。而從其創起之名。此唐之爲唐。本無他義也。序者。見季子之語。其有陶唐之遺民乎。由此衍意。而不細攷其詩也。此亦謂聲。若據辭。不見陶

唐氣象。

總聞曰：此士大夫之相警戒者也。杜氏所謂人生歡會豈有極，毋使霜露霑人衣。

山有樞三章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木其茂幾時，其彫有日。所謂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何不爲樂以度日，必有事至于無可若何，而朋友之間，姑道此以開之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之類，則有財不能用也。子有鐘鼓，弗鼓弗考之類，則有鐘鼓不能以自樂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之類，則有朝廷不能洒埽也。使三者皆能，亦豈所謂修道以正國者邪。

聞音曰：栲，云九切。許氏讀栲爲糗，今作考，以考取聲，并與考失之。埽，蘇后切。考，去九切。保，補苟切。

總聞曰：舊說以此待君，豈事君之道。有國有民，縱使不幸，而或危能辛苦，善下人，當如句踐以亡爲存可也。況未至于此，而勸以姑耽樂，延晷刻，此豈足言，而聖人存之。

揚之水三章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水鄭氏以爲涑水逕曲沃流注峻急故曰白石鑿鑿白石皓皓白石繡繡水有石見急此涑水之狀也。揚亦此意。恐當以周揚之水爲正。此自翼往沃也。當是曲沃密招翼人而來者。未見沃君猶驚疑。既見則心安也。自桓叔。莊伯。武公皆與晉爲敵。至武公始成。毛氏指爲桓叔。此亦難考。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此密受桓叔之命。而不敢告人。已獨陰遁也。既至則始安。爲詩以自慰其心。喜之辭也。

聞音曰。爆。伯各切。沃。鬱。鍾切。易林。揚水潛鑿。使不潔。白衣素表。朱游戲。臯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正引此詩。白。侯各切。繡。先妙切。鄭氏詩。有朱衣朱霽。霽讀如肖。鵠。毛氏以爲曲沃邑。未見。以語勢推之。當是地名。漢書。鵠澤。孟氏音告。告。古多居沃切。憂。一笑切。命。彌并切。

總聞曰。詩明言沃。故引曲沃之事實之。他于詩未顯者。依其辭。釋其意。不敢指其事。或者附合太過。廢太子榮。召公子陽生于魯而立之。陽生夜至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此亦難必。司馬氏所載。晉臣潘文弼。昭侯而迎桓叔。又陘庭與武公爲謀。伐晉于汾旁。又使韓萬殺晉哀侯。又曲沃誘召殺晉小子。皆陰謀詭計。不敢告人者也。世代遙遠。文字訛落。惟意事稍叶。若茫然莽以意推。又茫然欲與事合。恐未可爲定論也。

椒聊二章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聊姑也。姑卽其近者采之。其香已如此。況于遠也。大率山林之物。深遠者愈芬。花草之屬皆然。此當是士大夫之賢妻。有令譽者。以爲姑言其美。碩大已無與倫。碩大已不勝厚。若盡言之。又不止此。聊字遠字可見。

椒聊之實。蕃衍盈躬。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西北婦人。大率以厚重爲美。東南婦人以輕盈爲美。故美女多歸燕趙。此稱碩大者。蓋其風俗也。嘗見北方士女畫圖。皆厚重中有妍美態。與東南迥不同也。大率觀漢蜀與吳越。卽南北約略可見。

總聞曰。嘗行關陝道路。深秋初冬之間。椒香不可言。大率漫山瀾嶺。無有雜木。近道所聞。多烈而逆鼻。自遠傳來者不甚烈。而頗幽。尤可人也。秦蜀多相似。但秦椒差大而紋低。蜀椒差小而紋高。或已摘且致遠者。其香十不及二三也。

綢繆三章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三星。心星也。當是戌亥間。此時采薪。必有所規也。今夕何夕。難逢忽遇之意也。後人多用。杜氏所謂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然男子則易爲計。婦人將如之何。此必旁觀者爲辭。非抉摘其陰私。蓋有所憐也。

綱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網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聞音曰。天。鐵因切。芻。側九切。隅。語口切。逅。狼口切。者。掌與切。

總聞曰。毛氏三參星也。鄭氏三心星也。二說皆通。古參字皆作叁。言參星有理。心字象形。言心星亦有理。小星三五在東。謂心星也。今從心星。但鄭氏以爲三星在天。四月中在隅。五月中在戶。六月中在戶。在人所處。難以定星候也。

杖杜二章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此獨行野樹之間可憐。亦有他人可以相同。終不若同父親兄弟也。同姓族兄弟也。獨行之人。胡不與兄弟相親。行人之兄弟。亦胡不與獨行者相助。蓋兩俱有失。此無情于彼。彼無情于此。林莽如此之盛。不無驚傷而獨行何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戛戛。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聞音曰。比。昆志切。姓。桑經切。古姓。讀如星。蓋用旁紐。

總聞曰。無兄弟。非無兄弟也。與無兄弟同。所謂爾有母遺。伊我獨無。何者。此無所比。彼無所助也。語意可悲。當是旁視而興憐。皆以胡不爲辭問之。不知何以答之也。兄弟參差之間。必有內赧而生悔者。

羔裘二章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朝服。豹飾戎服。羔裘而豹飾。其失士大夫之體如此。自我與此人。室相近。居室也。情相深。究深也。豈無他人相定交。而有所不忍。舊不可忘。愛不可替也。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聞音曰。好之候切。

聞字曰。褻舊說。服飾盛也。又說猶祛也。今攷古文袖作褻。音袖。又音狻。恐是字轉。總聞曰。此朋友切責之辭。切責之中。忠厚所寓。此風亦可嘉也。

鴇羽三章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集則有羣。苞則有食。今稷黍不能種。父母不能養。爲人而不如鴇。有感與悲。無所赴于人。而愬于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當是王所于侯國有所徵發。故曰王事。

聞音曰。行戶郎切。

聞物曰苞。始出之芽也。說文苞，草也。集韻，木叢生曰枹，通作苞。禹貢草木漸包，上旁不從草木，當從禹貢，包有初生意。

總聞曰：詩以種蕪爲辭，當是農民爲民而從王事，亦固其分，有其地不當徵而徵者，故曰曷其有所。其數至頻而不止者，故曰曷其有極，有其期當更代而不得者，故曰曷其有常，曷其何其也。問天之辭也。

無衣二章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禮，上公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儀禮皆以七爲節。案儀禮當爲禮儀，如周官文。王之三公卿六命，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衣七者，侯伯而爲上卿之儀也。衣六者，卿而爲王三公之儀也。其上不

敢求九命而求七命，又不肯求五命，其次不敢求八命而求六命，又不肯求四命，鄭氏非變七言六，謙

也。七者，其君求上公之禮也。六者，其臣求王卿之禮也。皆卽其中求之，務必得也。

總聞曰：此與旌節，吾自有要假，長安本色何異。然有可恕者三，其君不敢求上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

上公三太也。其臣不敢求三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三公三少也。皆虛其上而求其次，亦可恕也。以爲

安則吉，不安則凶。安則燠，不安則凶。以上之命爲安，二可恕也。因使者以請命，不敢抗天子以專達，三

可恕也。此必晉之任國事挾機數之人。然聖人不棄。猶有愈焉者也。

有杖之杜二章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此當是山林之君子。杖杜。生道左。道周而未嘗前除。是無招來之跡。及于山林也。冀其自至。誠難。好賢果于真心。縱未能共位治職。盍少通勤渠上之人。徒怪君子之不來。而不知君子豈肯無因而輕至也。韓氏所謂無求于人。其肯爲我來邪。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聞音曰。以之相叶亦可。若正古音。則好。袒似切。以子得音。食。象齒切。與好相叶也。大率當隨韻以類求之。

聞物曰。兩詩連及杜。又皆稱杖。其措辭全同。恐是其人同。所其地多此物。故皆指以興辭。今甘棠。黎也。大率詩同辭者。必其事相涉。其地相連。其意相符。其語相傳。無有偶然者。

總聞曰。繼粟繼肉。非所以致賢。然其意必有以將之。商山已絕。世亦以辭幣而來。噬不肯之確也。今人猶作此意。

葛生五章

葛生蒙楚。蔭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此君子出役而不歸。婦人獨處而興哀也。毛氏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其妻居家而怨思。尋詩有思無怨。葛蒙楚。蘇延蔓。想像其所沒之地也。鄭氏君子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尋詩已知決死。不復疑生。下章角枕錦衾。毛氏禮夫不在。歛枕篋衾。席觸而藏之。鄭氏夫雖不在。不失其祭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大似不必爾也。平時衾枕同宵。今見衾枕而不見人。此所以不能獨旦也。傷之極也。

葛生蒙棘。蘇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甚。其說甚佳。

聞音曰。野上與切。夜。羊茹切。居。姬御切。

總聞曰。生無可見之日。死有相逢之期。此詩傷存悼沒最哀。又非大車生則異室。死則同穴之比也。

采芑三章

采芑采芑。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尋詩恐專是申生之事。首陽。夷齊逃孤竹之命。避武王之恥。所隱之地也。當是國人憐申生。不欲其死。而欲其逃。以爲其讒少待而自明也。人爲誣罔之言。苟不信。則見捨。儻無此。則何所得而爲之。必有時。

而窮此可姑遲不必遽就盡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茯苓也苦苦菜也葑蕪菁也可食亦足以充飢而待讒之消親之悟也。

聞音曰巔典因切說文以顛得聲集韻顛典因切易林日在阜巔鄉味爲昧案今易林云下昧字誤昏是也小

人成羣君子傷倫典因審也信斯人切下後五切其餘皆助辭然旃焉相叶。

聞跡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雖逃亦不越境未大傷義也。

總聞曰左氏驪姬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或謂申生子辭君必辨焉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曰子行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乃縊杜氏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當以六日之狀自理是知其譖易明縱未必辭且少待之則六日之譖自露申生亦以爲辭姬必獲罪六日之譖蓋易辨也采苓之詩必左氏所謂或人者也雖姓名不著必識事通方愛賢嫉惡之人也。

秦風

車鄰三章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此謀臣策士以車馬招致而來。以寺人傳辭而見。當是秦已懷此意。求此人而共盡此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言土地饒袤如此。豈可虛度此生也。

聞音曰。顛。典因切。今力呈切。耄。地一切。

總聞曰。秦萌心已久。有志有人。有勢積久。恢崇安得而不成。惟其造端以傾而不以正。故末流亦異常也。後世惟漢造端稍正。崛起匹夫之中。而取諸羣雄之手。故末流亦不至太甚。王氏十餘年而光武興。曹氏同時而先主興。百餘年而宋武帝興。六百餘年而漢高祖興。其他假名旁系。不可勝數。凡以秦建號者。皆不旋踵。苻堅近有道之君。秦近升平之世。然一敗塗地。此不類亡國。而甚于亡國。求其故而不可得。特以兩國號而推天意人情。略可見也。或以逝者其耄。逝者其亡。附合西戎殺秦仲。世父報西戎之事。似亦有理。但細攷世父怨西戎甚深。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所謂並坐鼓瑟。並坐鼓簧。優游燕樂。非挾讎之狀。姑載于此。

駟賦三章

駟臧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

媚子、嬖姬也。婦人亦爾。男子可知。鄭氏以媚子爲賢者。言襄公親賢。使果親賢。造端必不如此。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辰、早也。早出卽有獲。凡射左射最難。軍旅自習一種左射者。

遊于北園。四馬旣閑。輶車鸞鑣。載獫狝騶。

旣事則遊北園也。獫、長喙之犬。固然而歇。騶、短喙。可疑。此類多從犬。二字皆無從犬者。大率漢儒之學。喜分耦爲辭。有長喙必有短喙。恐從意而生。歇、息也。騶、嬾也。言犬用力太多。纔息則嬾。無壯氣也。皆遊北園之事也。

聞音曰。阜、符有切。狩、始九切。碩、常灼切。獲、黃郭切。

聞字曰。駟馬、四馬同。恐四當從馬。通用亦可。

有。總聞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猶之可也。西人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蓋其常俗。不必始命方。

小戎三章

小戎旄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鞞塗績。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此君子當爲士大夫也。再言溫其可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騁。龍盾之合。鎡以艘輅。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詩有字闕而意足。方何爲期。鄭氏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其中闕兩三字。胡然我念之。鄭氏何以了然不來也。其中亦闕兩三字。又一句讀作兩句。乃有意。鄭氏若此類。得古爲多也。

賤駟孔羣。兕矛鎡蒙。伐有苑虎。覬鏤膺。交鞮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當是婦人之君子。溫粹精肅。而從事于兵馬之間。戎狄之境。婦人所以動念也。

聞音曰。驅居懼切。續辭屢切。阜符有切。中諸仍切。劉氏關中。以中爲烝。騁疏籜切。邑旁紐作倚。叶子。鎡殊倫切。弓姑宏切。

總聞曰。戎兵車也。孔氏從前行者。謂之大戎。引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從後行者。謂之小戎。引此小戎。賤收。恐非。大率在中軍者。元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者。建无戎之表識者也。所謂平日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是也。在左右前後者。小戎。今其物凡十有八。賤收。一也。五檠。二也。梁。三也。鞞。四也。游環。五也。脅驅。六也。陰。七也。鞞。八也。鎡。九也。文茵。十也。暢。十一也。龍盾。十二也。艘輅。十三也。兕矛。十四也。鎡。十五也。虎鞮。十六也。鏤膺。十七也。緄滕。十八也。此詩止是行邊講武。故止用小戎車。則賤收。言軫淺也。馬則賤駟。言甲淺也。交鞮。言弓在房也。合盾。言刃相向就束也。尋詩皆無戰跡。不然則是戒嚴爲備也。

蒹葭三章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所謂伊人。謂聞而未見。躊躇而忽見。故發此辭。溯流而求不可得。順流而求忽得之。當是訪尋既久。至此秋而如所願。有驚喜之意也。蒹葭霜露記時。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聞音曰采。此禮切。涘。羽已切。右。羽軌切。

總聞曰。秦興其賢有二人焉。百里奚。蹇叔。是也。秦穆初聞虞人百里奚之賢。自晉適楚。以五羖羊皮贖之。因百里奚而知蹇叔。曰蹇叔之賢而世莫知。使人厚幣逆之。所謂伊人。豈此流也邪。凡所講解皆不見。

終南二章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有條有梅。梅當作枚。字轉。古字亦通用。以條計。以枚計。皆可以爲字也。下章有紀有堂。紀極也。會也。堂屋也。明也。言其材皆中爲此也。得地如此。而又儀服之盛。位號之隆。初其君也哉。次壽考不忘。皆戒勸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言自此以往。至老不可忘主恩也。

聞音曰。裘。渠之切。哉。將黎切。

總聞曰。陸氏以條爲楸。柚也。以梅爲柎。荆曰柎。揚曰梅。柚。渡淮成枳。梅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皆成。此終南被美化也。終南有此無此。固未可知。要不必及此。

黃鳥三章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倉庚也。及夏則鳴。及秋則止。三良之殉。攷春秋。正在夏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聞音曰。穴。戶橘切。天。鐵因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聖人終書以秦誓。觀其辭。知其人也。顧豈收其良以從其死。何等所爲。秦人尙義重恩。不勝所

感而忘其軀。亦未可知。或謂如晉明之殺王彘。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三人者。百夫之特。之防。之禦。慮不肯事少主。致後患也。識者更詳。但尋詩止見三人從穆公之迹。不見穆公收三人之狀。所以不敢盡信左氏所傳也。

晨風三章

賦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此賢人居北林者也。當是有舊勞以間見棄。而遂相忘者也。欲見其君。吐其情。又不得見。所以懷憂久。而至于如醉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甚憂疑之辭。雖疏而亦未安也。見晨風飛空棲樹。自恨不如也。

聞音曰。風。孚惜切。櫟。歷各切。

聞物曰。晨風。鷓也。大率鷹鷓之屬。喜侵晨乘風。蓋所稟俊健。恐以此得名。晨或從鳥。佳省文。駮。毛氏如馬。鋸牙食虎豹。集韻廣韻皆同。廣韻直指爲六駮獸。而能食虎豹。豈是與人相近之物。又以六言。何故其數拘此。假使有此之數。則北林豈可居之地。六當作陸。駮當作駮雜之駮。言陸地樹色交雜也。此詩皆引常木。而獨此引異獸。不倫。孔氏疑此以駮爲梓榆也。其皮青白。大率樹花葉皮實雜色甚多。不獨

梓榆也。集韻：校，枋也。枋，木也。可以爲車馬。恐當爲木字。從交者，多音角。較字，絞字，是也。駁恐爲校，未可知。六爲陸，則無疑也。王氏言六，據所見言之，或可從。

總聞曰：此必北林之賢者，與人相逢，問何如也。大率居山林，遠市朝，所謂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故有所逢，則有所問，蓋其心之所抱，而不能自己者也。如何繼以如何，急問之，欲急之也。此人當是操心危慮患深，未能忘懷于世者也。

無衣三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此與天子之使所言者也。當是其君受終南命服，而其臣未得，以爲不足。吾君勢力如此，豈無此服，能與子同適。王命，徵師旅，願整戎從事，與子俱，匹俱起，俱往，蓋欲結知于使者，致辭于王也。此與晉無衣，豈曰無衣，六兮同意。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聞音曰：袍，步謀切。澤，徒洛切。禮，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宅，澤，皆鐸音。戟，訖約切。釋名：戟，銘也。漢儒之學，大槩如此。音各兵，哺茫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秦之君臣如此，雖藉王命以張國勢，實以機鉤致其權，而反以力操切其命也。古者擅國而他

有所圖。大率多師此法。故晉秦兩無衣。事同辭亦同。但彼辭差婉。而此辭又健也。

涓陽二章

我送舅氏。曰至涓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聞音曰。思。斯齋切。佩。蒲枚切。

總聞曰。秦康公在位。晉文公久亡。自文公下世。秦晉交惡。當是有感其夙好。而恨其不終也。秦自秦仲。莊公。襄公。文公。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以終南可歸。襄公。以三良可歸。穆公。以涓陽可歸。康公。其他以車鄰歸秦仲。以駟驥小戎兼葭歸襄公。以晨風權輿歸康公。而無衣又無所歸。其餘八君。皆不在有詩之數。當是亦以詩附事。或無所附。而強爲辭者。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是也。有可附而誤附者。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是也。後之觀詩者。于文旣無所攷。于序又不可全憑。惟精思細推。至無可奈何而後已。然事實雖亡。物情猶在。則亦未至于甚無奈也。

權輿二章

於我乎。止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止不承權輿。
於我乎。止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止不承權輿。

夏屋。設食之地。四簋。設食之器也。

聞音曰。筮、已有切。飽、補振切。

總聞曰。秦自秦仲以來。皆以致禮招才。屈節下士爲事。自武公從死至六十六人。而穆公尤高誼。以待覆師者三帥。食馬者三百餘輩。推之可見其從死至百七十五人。後人信難繼也。康公得隨會。而縱使歸。其異于穆公用百里奚。抑亦遠矣。前人所舉過絕。而後人所舉不繼。無怪人情興彼此。感始末。故曰君子之行。爲可傳也。爲可繼也。

詩總聞卷七

陳風

宛丘三章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宛丘在陳郡陳縣。說文丘上有丘爲宛丘。歐陽氏今地形則然。說文又謂宛中爲宛丘。毛氏四方高中。央下郭氏中央隆高一丘而背馳如此。恐止是宛轉之狀。我于君信有情者。望其爲良也。終無望者。度其必不能如願也。此士大夫之辭。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鸞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鸞詡。

聞音曰湯。徒伉切。毛氏訓蕩音亦當然。下後五切。

聞字曰湯。當作蕩字轉。亦可通行。

聞用曰。此羽不專用以爲翳。凡儀仗皆可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詡則爲翳。舞者所執也。毛氏皆以爲翳。未嘗。

總聞曰。冬夏極寒暑之時。人所鮮出。而常相值。無時而不出也。幽公之事無見。徒以惡諛。故歸以大過。

亦猶僖公之事無見。徒以常諡。故歸以小過。事不明。人不的。徒以一時之諡。遂著爲一時之實。攷古如此。恐未免多誤也。

東門之粉三章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宛丘之東門也。子仲。子之仲也。之子。又仲之子也。必指一人。而其姓氏無攷。徘徊東門樹下。待所期婦人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差。擇也。選善日而擇所適之地。惟南原爲吉。故廢女事而徘徊東門市中。待所期男子也。吳氏此章第一、第三、第四句。用韻。第二句不用韻。他未有此例。固不必以例求。然原。今人猶呼衢靴切。未嘗不叶也。世傳杜詩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不可以觀。而況古詩包羅萬象。上下數千年。誠未易輕議也。

穀旦于逝。越以覲邁。視爾如莪。貽我握椒。

既善日至。期則逝。言相隨而遁也。覲。釜屬。言越境攜釜而行也。莪。紫葵也。椒。顆椒也。皆道旁所有。言用相娛悅。男指女色如葵。女指男芬如椒也。

聞音曰。下後五切。差。七何切。麻。謨婆切。邁。力制切。

聞物曰。穀。或作楮。木也。言男女指樹爲誌。有穀者所聚之地。所行之途也。如此。則旦作且。當從徐氏。

聞人曰。毛氏以擊鼓有從孫子仲。遂以此子仲爲陳大夫。以擊鼓序爲公孫文仲。故以此原爲子仲之氏。不知何所見而言。春秋魯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恐是因此。杜氏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仲字也。杜氏則不用諸春秋。毛氏則不用諸詩也。

總聞曰。此詩多及期會之地。草木如粉。如栩。如麻。如苕。如椒。穀作木名之穀。恐是與木名之穀從禾不說。同此。

衡門三章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此賢者窮處而自解者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位重則享珍品。勢隆則援名族。雖處窮無此。下魚亦可味。卑族亦可昏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聞跡曰。泌在南陽泌陽縣。斯人當是居此。

總聞曰。當是或勸賢者取有爵。賢者婉辭導情以酬之。言不必也。

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言隨分可以取足也。當是與衡門同懷共處之人。其意皆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姬。女別名。不必言周姬。王姬。

聞音曰。麻。謨。婆切。紵。真呂切。菅。居賢切。

聞用曰。漚。麻。漚。紵。可緝爲野服。漚。菅。可緝爲野具。皆女事也。言窮妻能同野趣。作野工。自見其爲淑姬也。諺云。是眼有西施。

總聞曰。皆言可者。如是即可。何必他求。此安分君子之辭。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過涪陵。見古寺題譙可翁三字。必譙定也。其詳見祠堂記。

東門之楊二章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楊。黃楊木也。葉盛春秋之時。言飲酒無度也。約昏而罷。逮曉而未已。明星。啓明。曉星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哲哲。

在暗不認樹葉。認樹葉必明也。可見其飲酒達旦也。此與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同意。認樹實亦必明也。聞音曰。哲。之世切。

總聞曰。多稱東門。此必宛丘交會之地也。楚向陳自南之東。轅徵舒于栗門。疑卽東門也。于交會之所。戮之示衆。悉覩也。

墓門二章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之草木樵斧而無人禁之。鴉集而無人逐之。言凋落荒蕪也。是中之不良。其誰不知。言甚著也。人皆知而所爲不已。誰從昔而然。言自取如此也。悲墓中者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願。顛倒思予。

方其告汝于我不相顧。及精神顛倒。當思我言。謂將死之時也。所謂雖悔可追。

聞音曰。斯所宜切。徐氏凡斯皆讀作西。訊息倅切。顧果五切。予演女切。

聞字曰。誰當作維。訊當作諄。之當作止。諄止見手鑑。正引此詩。案龍龜手鑑。言部。諄字下引詩云。於統和間。當宋太宗之世。遼人書禁甚嚴。然然。是書在北宋已入中國。沈括筆談嘗言之矣。

聞跡曰。左氏鄭有墓門。城門也。古人樸。城門之外有塚。卽曰墓門。案襄三十年。傳云。潰入。此恐亦是城門。

總聞曰。夫恐當作父。佗五父也。若以爲佗。須此字以證之。當是陳佗之存。已有知厲公之爲蔡出。而蔡人必不欲佗立者。或以警之。而佗不以爲虞。故曰訊予不願。顛倒思予。

防有鵲巢二章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怵怵。
中唐有甃。邛有旨鷓。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中唐中塘也。塘字之轉。通用亦可。甃。鷺也。水鳥。鷺。鷺也。甃字之轉。今行隄之上。見鵲巢。行丘之上。見苕。則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行塘之上。見鷺。行丘之上。見綬草。則又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言木上水中之禽。丘上之草。各適其性。何人欺上聽以害賢者。使我懷憂不安也。

聞用曰。甃。今甌。甌也。雜于山木禽草之間。無謂此等物亦難以起興。

聞跡曰。南陽有上唐。後改爲下澆。當亦有中唐地名。以中爲名極多。如魯中丘。楚中州。大率陳蔡之間。呼大爲唐。故唐州唐縣之名出此。審爾防邛亦地名。毛氏但云防地名。杜氏西防故城在唐州。邛未知何在。

聞人曰。序以爲宣公。亦是以事相附。司馬氏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此信讒何以異于晉獻。故以此歸于宣公。要亦可從公子完之賢。見左氏甚明。是誠可美也。

總聞曰。每章一水隄。一山丘。一水塘。而以廟中路間之。無謂一禽一草。而以甃間之。亦無謂。此適野而懷賢。視境而生情者也。

月出三章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舒。謂微舒也。佼人。謂夏姬也。當是靈公。孔寧。儀行父。與夏姬淫。至夜。微舒不無所慚。內擾不安。病行。父似君之言。可見僚。憫。燎。皆夏姬妍美貌。窈。糾。憂。受。夭。紹。皆微舒繚繞貌。悄。慄。慘。皆微舒憂悒貌也。
聞音曰。僚。虛皎切。糾。己小切。皓。胡老切。憫。郎烏切。受。時倒切。慄。七老切。慘。七到切。開元經文。以慘爲燥。引白華。念子燥燥。說文。燥。愁不安也。
總聞曰。佼人。以爲靈公。孔寧。儀行父亦可。婦人慕男子。亦猶男子慕婦人。聖人存之者。著微舒君臣之分。雖惡。母子之義甚正也。

株林二章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何爲往株林。與夏南相從。非往株林。與夏南相從也。當是往株林也。數而同夏南也。類故人疑之。蓋有與微舒適野通謀者。知人有覺而詭言之。非之株林。之他所也。非同夏南。同他人也。意謂此言可以欺人。而不知已覺也。靈公之弑。不自似女似君之時。蓋已久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人猶初意。其非真之株也。跡其所往。則之株也。當是有覺者。陰察而不肯發。亦嫉靈公。孔寧、儀行父之事。未必不幸其與。戕而成事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馬。滿補切。野。上與切。

聞跡曰。毛氏。株林。夏氏邑也。此特以意推之。朝食。甚近也。當是林巒蔽密之所。所謂謀于野者也。

總聞曰。靈公夏姬之事。固有而此詩止曰夏南。夏南者。徵舒也。孔氏。婦人夫死從子。故以夏南言之。識者更詳。

澤陂三章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有美一人。恐謂洩洩。洩洩于孔寧。儀行父雖不甚遜。于靈公可謂甚忠。已死將如之何。痛其亡。欲其存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悄悄。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寤寐無爲。言終夕無可爲者。惟恐傷而已。

聞音曰。卷。其員切。悄。烏元切。菡。徒畝切。枕。知輦切。

聞物曰鄭氏以簡作蓮恐是三章皆同類同時之物。蘭也。生陸生春皆不同。總聞曰每章必舉二物。初章蒲荷。次章蒲蓮。三章蒲菡萏。殆是孔寧儀行父所謂二子者也。二子得地得時競秀爭妍而洩治亡矣。彼二子之美不若洩治之美。二子之美美于男女。洩治之美美于君臣。孔子蓋亦憐之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靈公君臣固邪僻也。洩治又自與立邪僻言揭而揚之也。爲洩治者陰爲之術可也。此孔子之意也。杜氏以上辟邪也。下辟法也。一字不應作兩義。并載于此。

檜風

羔裘三章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者當是人所敬而去。狐裘者當是人所鄙而留去者。人情非不思而不能留。當是有所不可言而弗得已者。徒憂勞傷悼而不能已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至此不言狐裘。惟專思羔裘而已。他人不暇及也。

聞音曰膏古報切。

聞人曰。史伯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號檜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序者遂以羔裘而歸。諸君之好潔。以隰有萋楚。而歸諸君之淫恣。又檜君少見。故不能如他詩指名某公某侯。而大概稱君。使當時知其的。必得其人。以是知未必有傳。特附合而增加者也。無所附合。故無所增加。作序者亦未爲博極也。

總聞曰。或其君不可服事。或其徒不可同處。不去則有不測之憂。雖去亦終有不免之患。不然。何國人切切勞心。增而爲憂傷。又增而爲悼也。度道遙翔翔者。必與以朝在堂者異趣。彼在位。而此在野。人情不無過慮。其賢可愛如此。

素冠三章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當是在位之賢宅憂。而國事無人任之。所以急欲挽之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纈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聞音曰。結。激質切。從吉。以吉取聲。說文多用此。荀氏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

聞訓曰。樂樂。轉旋不安貌。博博。鬱結不舒貌。

聞事曰。喪制人之變。所惡見而諱言者也。今欲同歸如一。而如一尤不美。非人情也。語勢亦不如此。

總聞曰。同歸者欲與偕歸都也。如一者欲與均任事也。必其徒相挽。蓋以國人所欲也。

隰有萋楚三章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萋楚。羊桃也。雖卑瑣亦可啖。何必珍奇也。婦但求淑不必求豔。天治也。沃澤也。此非所以成人家道並人壽考。故以無知無家無室爲樂。言不若無此則無他憂。有此必可憂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聞物曰。天恐是桃之天天之天。桃雖天天而羊桃亦猗儺。蓋自可觀不可見鄙。均是桃也。天天家桃。猗儺野桃。詩人指辭發興皆相似。但彼以有室家爲宜。此以無室家爲樂爾。當是風俗有異。故人情亦殊也。

總聞曰。無家無室。人道之大關。無知。人生之大患。細推無家無室。雖此欲不遂。而此念不斷。不若無知之爲安樂長久也。

匪風三章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當是在塗乘車。而遇風有感者也。風中。在車上最不安。西北人畏之。王氏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偁偁者，蓋傷之也。傳詩者祖之，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偁偁疾驅，非有道之車。釋詩者又祖之，今之發發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偁偁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此學之傳古詩，殆廢如此說甚佳。施于此詩，人情物態之間，有所未合，非風飄忽使我不安也，非車馳疾使我不安也。但顧趨周之路，而傷心爾。言西周之地，爲秦所據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烹魚，漉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安得烹魚漉釜，言志不在食也。誰將西適，據此懷寄好音，欲西周之人，知人情不忘舊壤也。

聞音曰：飄，匹妙切。嘌，匹妙切。鬻，徐心切。

聞用曰：鬻亦釜屬，似甑，籀文象形。

總文曰：當是關中之人，爲山東之客者，其知友送歸，以此寄懷輸情，殆賢者也。詩言周道甚多，皆謂西也。人情不忘西如此，豈非千餘年習熟之人，二三聖人陶染之深，難遽忘邪。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此情，蓋天下同情也。

曹風

蜉蝣三章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言蜉蝣之整其羽。似小人之治其衣裳。疾之之辭也。

案此句依本書之例。似衍一字。觀下候人注。益明。

言蜉蝣其生能幾

豈不可憂。若欲免禍。不若即我所歸而處。欲其退匿休閒。少避衆怨也。此君子憐小人。而欲安其餘生也。當是此君子與此小人。必有親情。或有舊分。故爲之謀如此。亦長者存心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挑撥貌。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言小人意氣發揚也。說猶舍息也。音雖取叶。義則故存。此與召伯所說之說同。但叶有異也。

聞音曰。服。蒲北切。說欲雪切。

聞物曰。蜉蝣亦曰渠略。多生溝渠水上。纔生即死。故曰蜉蝣。又曰渠略。

總聞曰。此必在野之君子也。以已所處爲避患。

候人四章

彼候人兮。何戈與楨。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道路之官也。之子。朝廷之官也。戈楨。扈衛而赤芾。陪從又赤芾。如此其多。足見其人之勢盛也。

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當是小人盛服以迎婦者也。國人見鵜則曰。鵜已飽而在梁。不復沒水求魚也。言小人雖飢樂如此。願不勝其衣。欲其病也。願不成其婚。欲其判也。疾之辭也。見山雲則曰。山木茂而雲氣升。言小人雖振盛如此。而其家有未嫁之幼女。無養而抱飢者也。言忍而無親也。亦疾之辭也。

聞音曰。葑。都外切。芾。甫味切。芾。韞也。集韻亦作市。作韞。作芾。皆分物切。去韻亦有芾。小也。市。草木也。皆博蓋切。雖當從分物。而葑說文引詩。何戈與葑。鄭氏雖引詩。何戈與葑。以葑爲綴。集韻皆都外切。芾。當用去韻。世用此多叶分律。蓋用馘。吳氏所疑。亦似過也。服。蒲北切。

總聞曰。鵜。梁。南山。皆候人迎送之路。所見者也。旁觀必有不平之心。故有不堪之辭。

鵙鳩四章

鵙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此言夫婦皆得美于國人也。淑人。婦也。君子。夫也。其儀既一而不變。其心亦固而不解。蓋夫婦相得也。

鵙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鵙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鵙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當是國君。尋詩正是四國。胡不萬年。皆譽上之辭。
聞音曰。結。激質切。絲。新齋切。國。越逼切。年。彌因切。
聞字曰。絲。婦之帶。馱。夫之弁也。說文。馱作琪字轉。
聞物曰。俗。傳。惟鳩育子多亡數。初亦未信。家居近山木。試探數巢。果然禽獸。一鳥曰佳。二鳥曰雝。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履。六鳥曰駝。七鳥曰駝。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鸛。今鳩七子。并夫婦爲九。故其字從九。古傳。儻細推自見。彼亦不徒然也。
總聞曰。鳩鳩之子可數。同在桑。未離巢也。在梅。在棘。在榛。則其子長成。而分飛他樹矣。此春夏之交。當是淑人君子成昏之時也。

下泉四章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憯我寤歎。念彼周京。

稂。蕭。蒼。皆陸草。陸草遇水則悴。此必當時濤水泛溢。人情不安也。三章皆言周京。京周。京師。專爲在都。不指他所。此必曹人之在林野者。故皆及泉。言冽。泉之深者也。言下。地之卑者也。言稂。蕭。蒼。皆野植也。如此而有念王都之心。憂人主之意。其爲不遇之君子審也。語勢亦非常人之辭。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憯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蒼。憯我寤歎。念彼京師。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陸草畏水。田禾喜水。當是初夏大雨漲水。盛夏反無也。故陸草田禾皆病。思盛時雨澤適時。蓋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之時也。郇伯。文王之子也。昔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當時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傷今皆無。

聞音曰。京居良切。蕭疎鳩切。師霜夷切。膏古報切。勞力報切。聞跡曰。郇伯所封在猗氏縣。

總聞曰。易林。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正引此詩。當是厲王在歲之時。凡十五年。十年無王。豈非此際也。邪。言郇伯遇時。今有如郇伯者。而于時不遇。但憂念周京而已。作此詩者。必斯人也。

詩總聞卷八

豳風

七月十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此野田農民。酬酢往復之辭。故參雜無次序。大率七月至九月。一歲之食已畢。一冬之衣又辦。相與各道其生業。指時指物。不一而足。卒之躋堂稱壽。以答上也。民或言曰。自七月有寒之漸。九月寒事當辦。無以授衣。何以卒歲。歲既卒。陽已深。則于耜舉趾。饁田。以次而至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變候。九月卒歲之計已備。春來。男已不可離田。女當采桑育蠶。男女各分職也。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喜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萑葦將成。八月可采儲蠶。薄待蠶月。時至。則采桑從事也。條桑。南人謂之梯桑。批桑。北人謂之穿桑。采桑止取葉。不伐條也。正月以後。卽爲將近蠶月也。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有麻事之漸。八月可績。以奉公子爲先。併絲麻而結于此章也。染采必向陽。藉日色也。今染人猶然。

四月秀葦。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豝于公。

民又或言曰。自四月五月有稼事之漸。八月可刈。十月天寒葉彫。可趣野事之時。仲冬始出。季冬再出。過是則春野事休。田事起。西北非皮不可禦寒。縑布皆不足當之。小民以羊豕等皮。案以當作衣。故曰取狐狸爲公子之裘。所自用者。豸之類也。野豕一歲爲豸。言皮薄也。三歲爲豝。言皮厚也。野豕多得稚者。力弱。易制也。少得大者。力健。難獲也。以得難者奉上也。

五月斯蠡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民又或言曰。自五月一陰之生。更六月至十月而陰氣已盛。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將改歲而入此。避之也。蠡。莎雞。蟋蟀。皆類蝗。蠡。今蚱蜢。莎雞。今促織。蟋蟀。亦促織。但促織聲如云。西西。蟋蟀聲如云。習習。尋

詩既莎雞蟋蟀同種。則螽當亦是同種。或螽所化未可知。俗言蚱蜢食蠅。乃化蟋蟀。識者更詳。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民又或言曰。自六月鬱薁可食。其他以次而有。十月初寒。可以釀酒之時。穫當作穫。浸米爲醪也。春酒冬釀而春成。非春始爲也。毛氏凍釀今臘醅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芻。食我農夫。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又有瓜可食。以至苦菜皆可烹飪。以勞久苦之農夫也。毛氏叔拾也。如此。則當爲俶。案俶無拾調。疑有誤。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場圃。植果蔬之地。擣之使堅。恐果蔬之株。爲風所拔也。納。入也。今輸官。猶有此稱。納禾。入官禾倉。納冰。八官冰室。爾俗愛君親上。故遇事先。公後私。絲麻狐狸。先獻公。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先納公。以至官功。皆先于乘屋。其末則朋酒殺羊。而獻公堂。爾俗如此美也。上今赴役。猶有此稱。猶有此稱。自十月而輸官之物皆足。總禾麥而結之。此章也。此詩涉民甚切。故多凡談。但久遠無由盡曉。西北小民多茅屋。將寒則采茅絞索。紮之不爾。大風輒卷去。今猶如此。謂之蛇腸。言索如蛇也。芒種節後。始播種。又以四月結之也。冰最在後。非民事也。以二月結之。自此以後。頒冰刷冰。民不預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滌猶言刷。秋冰用盡。則刷冰室以待來年之藏。冬禾收盡。則滌禾場以待來年之卦。今人猶言洗廚。言收之盡也。滌場同意。朋酒。醪酒也。醪酒羔羊。升公子之堂。獻公子之壽。一歲之事畢也。禮。籥章掌土鼓。籥。籥中春書擊土鼓。歛。籥詩。鄭氏。籥風。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殆及公子同歸。爲籥風。國祈年于田祖。歛。籥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氏。籥雅。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以介眉壽。爲籥雅。國祭蜡。則歛。籥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氏。籥頌。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萬壽無疆。爲籥頌。不知如何分一詩作三種。禮。替。諷。誦。詩。世奠擊也。案。擊爲擊之誤。然。觀下文云。奠鼓。詳。未。鼓琴瑟。誦也。詩也。各有聲也。此二聲四器也。先諷其辭而後入鼓鐘。奠鼓也。擊鐘也。世。曳。長也。又入琴瑟。籥章。所謂。籥詩。以鼓鐘琴瑟之聲合籥也。禮。笙師。歛。竽。笙。塤。籥。簫。箏。篪。管。舂。牘。應。雅。此十二器也。籥章。所謂。籥雅。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此四器也。籥章。所謂。籥頌。以頌器之聲合籥也。禮。諸器諸聲。亦在和之。所謂。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用七月。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大率樂非一器所能合。非一聲所能和。今此土鼓。籥。籥爲主。鄭氏。籥。籥。籥。人吹籥之聲。章引禮。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此亦有之。此蓋。籥。地。之。樂。也。籥。詩。籥。歌曲。也。籥。雅。籥。頌。皆。籥。樂。器。也。合。籥。而。吹。之。不。同。擊。鼓。而。節。之。則。同。也。聞。音。曰。火。虎。隗。切。衣。魚。紀。切。發。方。吠。切。烈。力。制。切。褐。許。既。切。畝。滿。罪。切。庚。古。郎。切。行。戶。郎。切。裘。渠。之。切。

野、上與切。戶、後五切。下、後五切。瓜、攻乎切。稼、古護切。穆、六直切。麥、訖力切。陰、於容切。韭、已小切。饗、盧良切。觥、姑黃切。吳氏、此詩每句用韻誠然。有不可叶者。惟曰爲改歲。嗟我農夫。若用許氏之法。亦可歲從示。可以示取音叶。子夫從工。可以工取音。多有不說文歲從步戌聲。夫從一大。本書不必徒使以卑見忽。古人者。空騰口也。恐是當時音調。又不可不知。

聞跡曰。爾自七月以下。皆周公之詩。而繫爾。周公生于爾岐之間。陶染西俗。習慣西音。蓋千餘年。風氣所傳。雖聖人烏能變也。當是此詩皆爾音入爾樂。鄭氏所謂爾人歛籥之聲。章是也。古音久絕。後人不曉。孔子所以繫爾。蓋有自然之趣。初亦何心。非若後人強爲穿鑿。曲生辭說也。魯成九年。晉侯見楚囚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今西音不知與古音何如。西人吐語。殺辭詩曰斯。又若蘇。此詩。恩斯勤斯。鸛子之閔斯。破斧。哀我人斯。亦可想見其風俗也。

鴟鴞四章

館本案鴟鴞四章。原本僅存總聞一條。餘皆缺。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鸛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緜緜。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總聞曰。鴟鴞。謂管蔡也。子謂伯禽也。室。謂成周也。當是周公在東。伯禽在西。父子隔絕。有不相保之勢。

言我子猶可。王室爲重。憂王室將危也。下民商徐奄淮夷也。乘管蔡之流言。敢見侮而相挺爲辭。室家亦成周也。言武王克商二年而病。五年而喪。享國日淺。初基未固。故曰未有。有當如克有常憲之有。有諸己之有言未保也。大率欲以哀苦爲之。感動成王。其初欲諄而未敢。其卒乃悔而至泣。此詩不爲無助也。

東山四章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徂東往也。來自東來也。此其夫來歸。與其妻相見。敘相別之狀。道相見之情也。王氏征夫懷親戚。誰獨無此情。案王粲從軍詩。獨作能。此作戀。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此皆夫辭言寄征衣而不達也。不知在士之中。第幾行第幾枚也。外事不與內通。故不達也。蠋桑蟲也。桑生葉則有蟲。如蠶而小。春時也。我獨宿在車下。但見桑蟲不見妻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臝。栝樓也。其實及宇。夏時也。想女在家。果臝伊威。蠨蛸其寂如此。我在野亦止。見鹿場螢火。不見妻也。故不及宇及室及戶。而言場鹿宿。則相環外向。猶如戰場。蓋夜行所見。鄭氏此五物去家無人則然。

甚佳。但上三物當施于內，下二物當施于外，則語意皆順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瓜、白瓜也。近蒂帶苦。秋時也。穹窒，坑也。西北人非此不可以寢。冬時也。想女聞鶴鳴則憂。我在外而苦雨也。灑埽所臥之坑。待我至。儲瓜、儲粟、儲薪。凡皆待我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黃栗留也。又春時也。見此春鳥，追思乘馬親迎，結縢相合之時。新相見之情與舊相處之情孰優，戲之辭也。

聞音曰：上四句每章爲起辭，上二句不用韻，下二句乃用韻。吳氏以爲未詳。山西人呼曰師，又若曰沙。今猶有此音。山歸未嘗不叶也。野，上與切。下，後五切。戶，後五切。行，戶郎切。畏，於非切。懷，胡畏切。垤，他一切。窆，陟致切。年，彌因切。馬，滿補切。嘉，居禾切。

聞物曰：陸氏果羸、蠶螭，蓋謂草與蟲獸不當相雜也。上章言桑蠶，下章言鶴、瓜、栗、薪、草木與蟲獸而相雜言之。小宛、螺、贏、負之皆從蟲，此皆從果。毛氏良是。

聞跡曰：詩自七月而下，所繫周公之詩。鴟鴞固已略言之，今又載于此。周公東征，必皆幽岐生長諸慣。

之人。其人作幽樂歌。幽曲。夫又何怪。項氏有楚。其在垓下也。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蓋漢高部曲。皆關中調發之人。秦人而有楚歌。此項氏所以悲歌忼慨也。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驩不逝。驩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自今觀之。四句如今古詩。哀泣何由而生。而死何由而決也。舉此以明東山。蓋幽人從軍爲歌者。人諷其辭。已足以感人。何況其聲。惜人不得聞。且不致也。

總聞曰。書稱二年。詩稱三年。尋詩再及春。一及夏。一及秋。一及冬。歷五時也。當是二年始定。三年乃歸。據皇極經世。丙戌東征。戊子底平。則是三年也。詩書所言。自不相礙。

破斧三章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又言見害不已也。小人雖極力而不害周公之大。不害周公之嘉。不害周公之休。皇。張也。吡。動也。適。聚也。有識知其無能爲。而終以爲哀者。恐不幸而墮其機也。既而自解。周公甚大。甚嘉。甚休。豈能傷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聞事曰。古專征。杖鉞。黃金飾斧。書。左杖黃鉞。又有大鉞。在左者秉之。小鉞。在右者秉之。後世雖執國之。

臣止假黃鉞亦未敢當多辭。蓋黃鉞卽君權也。不知此行或是黃鉞或是大鉞。司馬氏武王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此行當是黃鉞。其位既尊其勢又重于往時也。總聞曰毛氏四國管蔡商奄此當是三監同亂諸邦並騷所謂有大艱于西士西士人亦不靜人情見天下之變如此周公之危如此故以爲危也。

伐柯二章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當以斧害周公當如此去之取妻當以媒來周公當如此致之皆所以感動成王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籩豆有踐。

管蔡之徒必有尙在成王之側者故曰不遠周公所以未還者爲是故也去是則見周公而致禮通情斯有曰矣。

聞音曰踐慈演切。

總聞曰害周公者固不爲少而知周公者亦不爲不多成王之明而又有賢者以感悟之此天所以相周也。攷書二公召公太公也。諸史百執事莫知主名。諸人一信一噫二語移成王之心。流成王之涕。而天又動威于雷風禾木之間。文武之澤深矣。此詩當是諸史百執事之徒所作。願爲媒者也。司馬氏以雷風之事在周公既卒之後。蓋以昔公勤勞王家認昔爲古。凡隔宿卽爲昔。何論存亡。其中明言惟朕

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不應以十年之後事相聯成文。而又意勢相貫。決不在十年之後也。司馬氏恐非。據皇極經世。周公東征以丙戌。沒以丙申。併載于此。

九罭四章

九罭之魚。鱒魴。我親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皆周公歸塗所見之物也。魚遊近渚。鴻飛近渚。近陸。皆危地也。公歸恐復陷讒。不能免也。國人憂周公而未孚成王。故欲且留再宿。以觀其變。女。衆人共推爲可留之所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雖此有所逆之服。然不可歸。恐墮其計也。國人憂疑之心如此。懲已往不能保將來也。

聞句曰。舊一章四句。三章三句。今爲各三句。九罭之魚不斷。

總聞曰。鄭氏是東都也。東都欲留周公爲君。謂成王所賚來袞衣。願其封公于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此說極有理。東都爲周公之計則甚精也。初欲少留以觀事變。又欲終留以奠別都。若爾則不利孺子之譏。乃驗周公之心上通乎天下通乎地。當是武王遘厲。以成王託周公。故曰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蓋已屬後事也。其後南面負扆之事。雖以爲疑。然不必疑也。聖人不事形迹。如後世之肺腸大誥。

之作。正危疑洶湧之時。亦以王命告天下。東征西歸。又十年乃沒。天下康平。國勢奠安。若使周公避嫌遠疑。如常情所存。則非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併載于此。

狼跋二章

狼跋其胡。載窺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窺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進則跋其胡。退則窺其尾。此與周公異意之人。所露之狀也。周公尙留未歸。已歸未至。朝廷必有踧踏者。成王亦爲之遲疑也。周公以大包之。以美和之。故居上公之位。安而保聖人之德全也。

聞音曰。瑕。洪孤切。善哉。吳氏之說曰。載籍所傳。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一字之聲。無慮數變。秦漢以前。凡從段者。在平則讀如胡。或自胡而孳。在側則讀如護。或自護而孳。魏晉之間。在平則讀如何。或自何而孳。在側則讀如賀。或自賀而孳。齊梁之後。在平則讀爲胡。加切。在側則讀爲胡。駕切。亦或自二音而孳。自胡而爲何。自何而爲遐。自護而爲賀。自賀而爲下。其聲音之變如此。至其所以變。則不得而知。而魏晉以前。或兼用後世之音。至後世。既變之後。古音之存者。蓋蔑矣。今以一二明之。左氏傳。宋野人之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緦。此以緦爲胡也。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入而羸氣除。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揭來兮。會食幽都。吸沆瀣兮。餐朝霞。此以霞爲胡也。楚辭。招魂。瓊穀錯衡。英華假。茝蘭桂樹鬱彌路。又曰。結譟至思。蘭芳假。人有所極同心賦。此以假爲護也。張衡下原本缺。此

狼比周公。如以鷓鴣比成王也。此等當易。

聞人曰。公孫。周公季之孫也。初止稱公季。後乃稱王季。此詩止襲前稱。大率公子公孫皆實語。總聞曰。此必逆周公之使者行道所見也。詩人未有無故而興辭。觸物吐情。此非以狼而詆其人也。

詩總聞卷九

雅

聞雅一

雅、樂歌名也。雅有大雅、小雅。見于季子所觀，猶之可也。南山有臺之類，豈不大而入小。泂酌之類，豈不小而入大。姑猶之可也。既彊以爲風，有正風變風。又彊以爲雅，有正雅變雅。前人所言，以事之美惡分正變，以辭之繁簡別大小。既立此法，則古詩必有更張移易者。細推季子所觀，小雅有美惡，大雅有美無惡，小雅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氏以爲遺民者，商王餘俗，故未大審爾。乃周德之盛，非周德之衰也。故此成康以下者，皆是也。大雅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杜氏以爲雅者，詠盛德形容，但歌其正，不歌其變。審爾則小雅亦正雅，何以反衰。故此穆夷以上者，皆是也。更改移易，斷無可疑者。風亦有之，如何彼禮矣之類，明爲王姬下嫁齊侯之詩是也。姑存以待識者。

聞雅二

雅、大小諸篇，據序、正雅、及后稷、及公劉、及太王、及王季、及文王、及武王、及成王、及宣王，凡其上世之賢君，無有不及。變雅止及幽厲，而不及他王。自厲王以上，有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其詩無可復

見至幽厲之無干涉者。則以爲思古。思古不思文王。而專思武王。不思康王。而專思成王。皆不可曉。恐其間或臣。或民。或男。或女者。不專二人當之。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然既爲此學。當不愧于天。不作于人。不可承流言爲實說。使爲惡而苟免者。何幸。非已而妄受者。何冤。且如無將。大車悔將。小人。小明。悔仕。亂世。小人亂世。豈非爲君之罪。而不以幽王爲刺。何也。采菽。婦人怨曠。瓠葉。士大夫饜餼微薄。何預于人君。而乃以幽王爲刺。何也。且如漸漸之石。以征役久病。而作。苕之華。以師旅並起。而作。何草不黃。亦以用兵不息。而作。而前後兩詩。皆刺幽王。中一詩不刺幽王。何也。瞻卬。召旻。皆凡伯刺幽王。大壞。一稱昊天。一稱旻天。獨以旻爲閔。小旻。又不以爲閔。何也。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序。皆刺幽王。而毛氏以二詩爲刺幽王。四詩爲刺厲王。何也。序者如此。釋者如此。皆所不曉也。

聞雅三

漢晉以下。有迎享送神曲。皆用諸大神。後世亦施諸小神。今攷楚茨。自楚楚者。茨。一章。濟濟跄跄。一章。迎神也。執爨蹠蹠。一章。我孔熯矣。一章。享神也。禮儀既備。一章。樂具八奏。一章。送神也。又有夕牲引牲。歌。夕牲。視牲也。引牲。陳牲也。今攷信南山。恐是此歌。甫田。大田。皆是饗神之曲。後世有藉田迎享送神。歌。大社及先農。迎享送神歌。必有自來。或曰。頌告神之詩。雅非告神之詩。特詠事之詩也。自梁。定國樂。並以雅爲稱。衆官出入。奏俊雅。皇帝出入。奏皇雅。太子出入。奏徹雅。王公出入。奏賓雅。上壽酒。奏介雅。

食舉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滌雅。薦毛血奏牲雅。降神及迎送奏誠雅。皇帝領福酒奏獻雅。燎埋奏禮雅。今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略見而楚茨爲詳。後世有飲福徹俎。今楚茨末章亦具。所謂禮儀既備也。

聞雅四

古曲不傳于後世。而三國六朝之間。尙或有之。漢有殿中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魏有四曲。皆取鹿鳴。而魏曲又增騶虞。伐檀。文王。皆古聲辭。後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同而聲實異。惟鹿鳴獨存。後又改第一曰於赫。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用後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用後所改文王聲。第四曰日復。復用鹿鳴聲。不用伐檀聲也。且以四詩推之。則其存尙見于此。今觀於赫與鹿鳴。繁簡長短不同。不知何由用其聲。世傳桑景舒聞虞美人曲。能動虞美人草。以爲此吳音也。別製一闕。與虞美人曲迥絕。而草亦動。恐或有之。自晉宋以來。食舉謂之四廂歌。此鹿鳴所謂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古列位。左右前後分置。所謂輔弼疑丞是也。自後謂之四廂。食舉猶存其名。後又謂之東西廂歌。漸廢四廂之制。而至今軍職猶存四廂之名。然皆虛稱也。大率古朝禮與軍禮相埒。軍禮左右前後而尊者處中。朝禮亦然。今軍職則故軍儀亦故朝儀也。其他未易可推。惟食舉以鹿鳴之辭。又以魏晉之號。略見古燕饗之禮也。

周小雅

鹿鳴二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當是園囿之間。與臣之高尊者。燕樂。卽所見起興。嘉賓非凡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此章獨不及樂。蓋與導言通情。所謂德音也。前後皆禮飲。其中蓋從容款曲酬酢。凡庭樂作。則人語當止。人語交。則庭樂當息。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聞音曰行。戶郎切。傲。古交切。集韻。效。効。通作交。又爻子。謂放效也。作交。兩音皆可用。吳氏不必專用交。大率吳氏不定從一。謂去古既遠。苟叶則皆可也。湛。持林切。

總聞曰。鄭氏示作寘。蓋以卷耳寘彼周行易之視。古示字也。古無示字。示作兀。不從目者。使人觀也。從目者。自我觀也。皆有所示也。賓之與我相好。使列位觀之。賓之德音甚明。視下民觀之。皆民見而不敢爲。偷君子見而欲有所似也。此臣必國之所推。衆之所服。故人君表出以風厲也。少年試武昌。遇鄉人寶姓。忘名曰勉旃。俟中選。當歌鹿鳴送女。趣使先歌。卽取簫吹之。其聲舒緩。全無高急音。呦呦作兩聲。甚久。下或一字。或兩字。或三字。一轉。未必有四字者。其人少知書。喜音律。遭亂從軍。後莫知所在。惜是時。年方十六歲。未知好古。不究所以。今併載于此。

四牡五章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豈不懷歸。詩多有此辭。悲情之中有愿意。臣子之義兼全也。

四牡騤騤。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不遑啓處。詩亦多有此辭。與豈不懷歸同情。二句合在一章。尤動人。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包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包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駉。載驟駿駿。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母滿罪切。諗。式荏切。旁紐作氏任切。叶駿。

聞物曰騅。鴝鳩也。南人呼爲鴝騅。行役當在春時。

總聞曰古者重于以身。臣人身非我有也。雖父母不得養之。載驟駿駿。亟欲畢王事也。將母來諗。以養

母告。欲君休官歸家也。父。男子猶能自力。母。婦人必待人而後養。故人子尤所動心。將父者一。而將母

者再也。古風至西漢猶存。官吏以府寺爲舍。十日一休沐。以所居之官爲家。而其家卽相判也。不獨行

役。雖居官守。亦與其家成疏。故詩多有父子及夫婦相懷之辭。

皇皇者華五章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征夫皆有靡及之心。則爲使者惟恐不及。可見上忠勤則下奮勵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徧也。不必以爲忠信。左氏亦未嘗言忠信。止曰必咨于周。而毛氏以忠信爲周。杜氏從之。其言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不審左氏在何代。是時已有此學。至漢儒益盛。左氏之文。不及周以上。裕而純。過于秦以下。肆而駁。氣象皆古。而有純駁也。惟左氏似裕而有盛迫之氣。似純而有雕鐫之迹。非周以上之文也。似肆而有謹嚴之法。似駁而有娟美之風。非秦以下之文也。恐是生于戰國之時也。而不染戰國之習。強爲力以變俗者也。左氏共知其非左丘明。孔門弟子之文。論語可見。因載于此。故以大序爲子夏。孔門亦不如此。殆西漢以下。東漢以前。其駁又甚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聞音曰。諏。子須切。絲。新齋切。謀。謨。桎切。度。待洛切。

聞事曰。左氏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鄭氏肆夏文王鹿鳴俱稱。

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引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也。呂氏：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鄭氏：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杜氏：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昭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下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此肆夏之三，謂肆夏、昭夏、納夏。良是。不知繁遏渠云何。王夏爲首，而不及蓋避之也。杜氏：又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緜良、是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良是文王、大雅之首。鹿鳴，小雅之首也。舉其首以次至三也。古者酒有三獻或五獻，每一獻三樂。此用三獻，故舉三樂。凡九樂，但序者不細察，以鹿鳴爲燕嘉賓，以四牡爲勞使臣，以皇皇者華爲遣使臣，皆祖此而又失之。文王既曰兩君相見之樂，文王之序，何不曰兩君相見也。特燕禮之間，舉其詩之輕重，爲其禮之隆殺，非某詩必爲某事也。不獨此工歌而已。他賦者亦然。隨時取意，隨意取詩，以此知序者之過也。

總聞曰：所謂大聲不入俚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則此詩是也。當是流傳里閭，道路之間，喜爲詠歌，亦可以推他詩。凡風雅頌，皆人間所常侑樂寫情。如今大曲、慢曲、令曲及其他新聲異調者也。頌特其體制差異，則人間罕行，亦有雖大樂而有別名。呂氏：所謂執競，一曰繁遏，思文一名渠，別名。當是人間所可用者也。

常棣八章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不如本字。鄂、蒂也。蒂無光采。花有光采。然蒂承花。花之光采。皆從蒂而生。花落則蒂結爲子。此花之本也。當是春時見此花。感同氣也。兄弟國家之本。凡爲上之光采。因同氣而生。因他氣而成也。所謂莫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也。天下莫可畏于死喪。莫可愛于兄弟。言愛畏之極如此。原隰之間。鳥獸之羣。尙兄弟相求。故下及脊令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脊令首低尾昂。首尾相應也。亦當是有見與感。兄弟急難相應。當如此也。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朋友常有相愛之意。其善者。不過長嘆其氣。盛者亦終不肯犯。難施力也。集韻。戎。通作拔。爾雅。相也。博雅。推也。言無所施力也。務。戎不相叶。因左氏以務爲侮。故說者競起。左氏必已經改。蓋附會。緜。禦。侮。爲辭。故劉氏從之。又以戎爲戍。相叶。吳氏以務戎皆改詩之所存。蔑矣。遂轉務音蒙。集韻。蒙。霧。霧。皆有蒙音。此說最佳。雖字無雨。亦通用。通呼。然似不必。詩之取叶。至不一。且以此二章言之。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四句三叶。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就句取叶。禦。務是也。蓋其歌曲。必禦字。務字兩斷。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作蓬音。今北人多作此呼。于歌曲。雖不知其的。于諷詠。亦自有微音。其他取叶。隨詩可見。今略載于此。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危急之時。最倚兄弟爲切。安平之際。乃資朋友爲多。何者。彼各有門戶。親族難仗。其捐軀而救難也。案

臨當作

故以危難責友生。而以身許相知者。皆非正也。

賓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孺。屬也。和樂之情則均。而尊卑之屬則別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子雖如琴瑟之協。而兄弟亦如和樂之耽。則家道全美也。妻子協而兄弟睽。豈得爲樂也。必兄弟無他。而妻子乃安。蓋妻子不患不協。而易睽者。兄弟也。下文可見。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凡人必思之深。謀之盡。乃見實理。見則信心生也。

聞音曰。弟待禮切。懷。胡隈切。難。泥沿切。嘆。他涓切。生。桑經切。禮。生生亦作惺惺。賈氏先生先醒也。後生後醒也。湛。持林切。末以乎字叶。孔氏說詩。大體依韻。亦有卽將助語以當韻之體。如此詩之類是也。

聞字曰。集韻。侮務通用。傷也。慢也。左氏作侮。從。然丁氏似附會。務侮恐難通。

聞句曰。或說常棣之華。鄂止句。言花鄂皆不韡韡也。蓋以不爾爲真爾。亦有所疑。王氏不韡韡。言韡韡也。故因疑而析句五字三字。苟于古有疑。而不敢強立說。特就其中求合。亦不害好古也。

總聞曰。此詩未嘗有切責深悲之辭。特以情以理感悟而已。左氏。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毛氏槩言召公杜氏以爲虎也。其詩則厲王之時。則諸詩未必皆作于成周之盛時也。虺麗之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不無所礙。故孔氏以序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外傳。周公之詩曰。兄弟閔于牆。爲周公所作也。陸氏。鷓鴣爲詩。常棣作詩。變爲言作者。周公之于詩。其道在鷓鴣。其事在常棣。又略左氏。召穆公直以爲周公。其欲附合于序如此。今以鷓鴣攷之。其辭似非周公之作也。而召穆公之作。蓋亦未見杜氏厲王衰微。兄弟道闕。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作此周公之樂歌。厲而至宣。宣而至幽。幽而至平。平王始遷東都。豈有百餘年之前。糾合宗族。會聚東都。召穆公賢者。必不無君無國如此。故凡左氏所載。不敢不信。而間亦有難信者也。

伐木三章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出谷遷木。毛氏以爲君子雖遷高位。不可忘其朋友。此意甚善。鄭氏又求其尙在深谷者。此意尤善。用鳥意推人情。古風可見。神且來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不來者。得非我弗相顧。我且有咎。何爲不來。責躬引愆。必欲要致其來也。

伐木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民之失德。則以乾餼。吾儕雖小。不滿意。不必介意。俗謂幸見恕。且盡歡也。有酒則飲。無酒則酤。不可虛度也。有鼓有舞。隨所有取樂。及我職事。有暇共飲此酒。乃所願。

聞音曰。丁。陟耕切。矜。直呂切。父。扶雨切。願。果五切。埽。蘇后切。籩。已九切。舅。巨有切。咎。巨九切。阪。孚鬱切。踐。在演切。愆。以淺切。酤。候古切。暇。後五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三章。皆以伐木爲首辭。

聞物曰。嚶。音纓。柔細也。毛氏。驚懼。鄭氏。相切直。皆恐非。大率鄭氏附合求友。舊說嚶音鶯。以爲鶯相承。出谷求友。爲鶯之事。如此。誤衍甚多。

聞事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毛氏因諸父諸舅之辭。遂以爲天子。其初意甚正。其後意稍違。今定從初意。

聞人曰。諸父。父黨。諸舅。母黨。兄弟亦母黨。玩辭諦意。皆異姓。與常棣同姓不同也。

總聞曰。鄭氏。伐木謂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今有酒而醴之。本其故。

也。此意甚嘉，但不當以爲王者識者更詳。

天保六章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先君也。總言先世諸公諸王。鄭氏嘏傳神辭。土下稱人，以先字貫于中。如小旻上下稱事，以否字貫于中。其語法正同。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神他神也。先世之神已竟，則他位之神次至。弔，至也。詒，遺也。當是祝傳神辭。先世有尸，他神無尸。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聞音曰除。治慮切。享，虛良切。福，筆力切。禮，福者備也。備旁紐作逼。古文福字多叶。直極等字。至唐猶然。古者不獨以福字作逼字音，亦以福作逼字用。賈氏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顏氏福古逼字。自後福作祐意，不作逼。然逼音猶在也。

總聞曰。此詩第一、第二章。道天情至再。第三章。天隱而不可憑。則以物之大者喻之。第四、第五章。道神情至再。第六章。神亦隱而不可憑。則又以物之極大者喻之。前七爾。後四爾。皆天神下辭達其君也。前五如。後六如。皆天神指物喻其君也。大率皆藉天神爲辭。

采薇六章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當是將佐述離家還家之狀。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薇作春時薇柔。夏時薇剛。秋時冬不言者。來歸也。所以下言昔我往。今我來之期。適滿期年也。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常。卽常棣也。止。是指物記時。如前章采薇。非專喻將帥車馬服飾也。詩屢稱常棣之華。似皆有所見也。大率詩人因物起興。非接于所見。興無由生。此再指初發之時也。秦子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亦因詩人棣花爲辭。不必泥也。當是周道春時多此物。故引之。一月三捷。言屢勝也。不必言一侵一伐一戰。爲三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以象牙飾弓袋。以鯨魚皮飾矢服。今軍中猶有此制。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既以薇苗、薇稚、薇壯計歲月。又以棣華計時候。末章明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與前章皆相應。指期甚明也。

聞音曰。作。卽各切。亦。總古切。莫。武博切。亦。莫故切。皆通作總。古。莫故尤顯。渴。巨列切。疚。訖力切。來。六直切。華。方無切。服。蒲北切。戒。訖力切。哀。於希切。

聞事曰。爾雅。陽爲十月。郭氏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恐是十一月陽生之候。初章言歲莫。此是豫言來歸之期。後章亦然。不應十月已歲莫。今月令皆是周制。其言歲時。蚤晚悉用夏正。

總聞曰。禮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其後號曰短簫鏡歌。又其後號曰鼓吹。亦謂之鏡歌。鼓吹舊有艾如張。遠如期之屬。其後不可勝紀。采薇出車。六月吉日。恐是此曲。

出車六章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此行天子使之來也。其詩皆以王命爲辭。此亦是將佐敝離家還家之狀。與采薇同。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旃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此二章于牧地調民卒也。言旆言旗。旗。州里所建。旆。縣鄙所建。止是集衆。二章皆曰僕夫。亦是偏裨之

屬故使令稱僕夫也。下章既言南仲，遂稱旂旐。旂、旐，諸侯所建，其容乃盛，非前章比也。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南仲，文王之屬也。林氏：南得氏，宣王之時，恐非此南氏之仲子，與宣王之南仲同姓，且同次也。今同姓同次而不同時有之。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左氏：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杜氏逸詩。句法與此相類，極可玩味。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君子，謂南仲也。當是將佐之在別部而來軍前者，故有未見既見之辭。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聞音曰：牧，莫狄切。來，六直切。載，節力切。彭，鋪郎切。華，方無切。降，乎攻切。喈，居奚切。

聞事曰：此行在北無戰，止是往戍，故言城。在西有戰，故言伐。言執，言獲。

聞跡曰：毛氏朔言北方也。襄，除也。今定襄屬并州，朔方亦屬并州，朔方固是北方，但襄除無謂。

總聞曰：前四章自西都往北方也。夏往而冬歸，故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後四章

自北方歸西都，又往西方。春至西都，故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

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見而又行也。春歸西都，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玃狃于夷其去來不逾春也一歲所成併西北方之事結之

杖杜五章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其去言杖杜與薇作同時此當是師徒之室家所斂與采薇出車同期而其人則異也其歸亦與薇剛歲陽同期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前詩皆以深冬而歸此詩獨至次春而此同歸差後必有故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瘠瘠征夫不遠

杞方苗而歸不遠與卉木之萋相應登北山采杞者征夫在北蓋有望且欲迎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

當是以病不載則不來故後期望夫固懷憂此又爲多蓋比同歸後期爾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卜也筮也合以爲近果近不踰春也古者人神相孚卜筮可信如此

聞音曰母滿罪切幘尺善切瘠古轉切來六直切疚訖力切偕舉里切近渠紀切聞字曰繼嗣我日積日爲月而至于陽此句法甚健

總聞曰。不必言同歌同時。異歌異日。且引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尋詩無見。大率行者居者。各以情見辭。非歌以遺行。勞還勤歸也。後用此不可知。非以此詩爲朝廷待軍旅之禮也。

魚麗四章

魚麗于罟。止鱸。君子有酒。止旨且多。

魚麗于罟。止魴。君子有酒。止多且旨。

魚麗于罟。止鰓。君子有酒。止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聞音曰。鱸。蘇何切。有。羽軌切。嘉。居何切。偕。舉里切。時。上紙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四章。文勢恐然。

聞字曰。麗。著也。讀如本字。

聞用曰。後有魚麗陣。前後左右中五陣。每一陣具五陣。大率敵人入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器。大略如此。相水道錯綜橫布之。嘗使試之于地。頗類陣形。

總聞曰。陸氏。鱸。鱸之形長。魴之形方。鰓之形圓。鰓之形偃。鯉之形俯。以著。萬物盛多。不必如此。大率西

南陔。

華 白
闕 委 闕 華 闕 詩

總

聞
卷九

詩總聞卷十

南有嘉魚四章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江漢之間有魚爲嘉魚。出漢中沔南。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其狀比常魚稍異。然不必泥其名。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陸氏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尋詩皆羣行自得之貌。不必造意衍情如此。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甘瓠。甜瓠也。騅。鶉鳩也。皆美。堪侑酒。

聞音曰。罩。胡角切。魚。回幹水聲也。非籠。汕。所諫切。魚。乘上水貌也。非櫟。二者皆取魚水之聲貌。未必器也。

毛氏罩。養也。猶可。汕。櫟也。無謂。騅。朱惟切。來。里之切。騅。與來叶。酒。與又叶。吳氏不必以六直。伊昔作切。蓋有隔句而叶者。如纍。綏是也。隨句爲叶者。如騅。來。酒。又是也。詩如此亦多。

總聞曰。與鹿鳴嘉賓同。西北以鹿爲重。其饌有熟落河刺血入酒最珍。恐是鹿鳴亦然。魚騅之屬。皆燕

賓侑酒者也。併載于此。

南山有臺五章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春夏之交。草木繁茂。詩人觸景生情。大率占國占家。皆當以氣象觀之。而其氣象。古人多卽草木而觀。早麓皇矣之類是也。周之草木氣象如此。則人君聲華福壽。豈有窮也。所以可樂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其遐不止。眉壽黃耆而已。言無窮也。

聞音曰。吳氏臺。田飴切。萊。陵之切。與基期相叶。耆。果羽切。後。下五切。與枸楸相叶。如此。則五章皆叶。豈不于古有益。但去古已遠。苟可叶卽當已。故臺萊耆後。如今音。一章作兩叶。臺萊一。叶。基期一。叶。枸楸

一。叶。耆後一。叶。詩此類亦多。母滿補切。栲。去九切。

總聞曰。草木固有宜山陽者。有宜山陰者。此詩南北則不爲此。南山。山之在南者也。北山。山之在北者也。此言大封域也。其南山北山。各自有陰陽也。

由庚。

闕。

崇丘。

闕。

由儀。

闕。

總聞曰。有其義者以題推之也。亡其辭者莫知其中謂何也。然序者以題推義。亦有不可曉者。南陔。南者夏也。養也。陔者戒也。遂以爲孝子之戒。養白華。白者潔也。華者采也。遂以爲孝子之潔。白華。黍則以時和歲豐。宜黍稷言之。蓋不時和歲豐。則黍無華也。前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由庚者。道也。遂以爲萬物有道。崇者高也。丘者大也。遂以爲萬物極高。大儀者宜也。遂以爲萬物得宜。後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皆漢儒之學也。前三篇。鄉飲酒燕禮用之。曰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後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之。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毛氏不曉笙歌。而一概觀之。又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鹿鳴存而新宮亡。大率歌者有辭有調者也。笙者管者有腔無辭者也。後世間亦有如此清樂。至唐猶有六十三曲。未幾止存三十七曲。又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七篇。有聲無辭。當是相傳有腔而已。此六詩之比也。甚矣。序之欺後世也。魚麗之序。旣

以治內外成功。告神結之。不應再出三詩。當是見禮工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三詩不可雜于前三詩。故于後繫之。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彤弓。之序。方樂與賢樂得賢。澤及四海。燕諸侯。錫有功。不應以物雜于其間。當是見禮工笙皆畢。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故以三詩入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竊意有腔無辭者。聖人皆不以入詩。如新宮之類是也。

蓼蕭四章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當是諸侯見王者。燕飲至夜分。露零見于蕭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龍。指君也。龍身有光耀。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條革忡忡。和鸞雛雛。萬福攸同。

聞音曰。寫。舍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今北人猶有此音。爽。師莊切。泥。乃禮切。弟。待禮切。豈。去幾切。

總聞曰。二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此詩止于露盛禮飲也。次詩至于

露晞情飲也。

湛露四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飲酒。不醉無歸。

露匪陽不晞。飲非醉不歸。言各以曉爲止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在宗伯則校其中禮與否。宗伯。掌禮者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君通情。務盡醉。臣守官。務遵禮。所以雖夜飲而不失令德令儀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杞棘有露。而草已無露。將欲曉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不見露。而但見桐椅。又其實可辨。已全曉也。

閒物曰。陸氏。杞棘。剛木。況德。桐椅。柔木。況儀。杞。枸杞也。甚柔。桐。梧桐也。甚剛。桐最宜琴材。不必如此取

況。但覩物起興也。

總聞曰。草豐。桐實。當是春夏之時。又露三月始成。清明節是。八月始變。白露節是。此詩以露爲辭。其爲

春夏審也。

彤弓三章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昭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聞音曰。貺。虛王切。饗。虛良切。載。子例切。右。于貴切。櫜。居號切。好。呼報切。醕。大到切。

聞用曰。舊說。彤弓不用。遇征伐。載以前行。盧弓則用。遇征伐。得用乘矢。

總聞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此詩當是太公。或是其倫。然當時越于太公者亦無。恐卽是太公也。平王錫晉文彤弓一。彤矢百。桓王用平禮。其數相同。惟盧弓矢千。比平數大增。其他平無命服。無虎賁。桓有之。平有乘馬。桓無之。大率亦出人君臨時錫命。

菁菁者莪四章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當是諸侯朝王者。經歷中阿。中沚。中陵。菁莪其所見者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已上皆經歷平陵之壤。故言莪。莪多生澤鹵沮洳之地。初生甚美可食。當是緣塗遇春所茹者也。末章

不言莪而言舟。舍陵而水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當是乘航。經歷洛渭之水。魚沈或浮。皆其見者也。毛氏。楊舟。載沈亦沈。舟豈可沈。鄭氏。知其不可以爲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諸侯航河來朝。詩人觀景生興。曷以載爲事也。以載爲事。又奚足言。而詩人以爲樂爲喜。而且休也。

總聞曰。諸侯喜見王者。凡經歷覽觀。皆樂事賞心也。大率主明時泰。與主暗時否。山川草木。皆一等而人情物態。自兩種。尋詩可見也。

六月四章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盛夏出師。恐人有辭。故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言所以然也。

維此六月。旣成我服。我服旣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兩章皆言王于出征。王于此送行也。三十里。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館本案。是書分此。今仍依注疏本。補錄三章于後。

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四章。

聞事曰。易林。玁狁非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戎其駕。襄及夷王。此則自夷王。玁狁始盛。玁狁在北。周都在西。而侵逼畿甸如此。當是玁狁有北。兼西。始自夷王。不然。則是與西合從。尋詩初甚危急。後乃少安。初非全勝也。經世甲戌。北伐玁狁。庚午。犬戎殺幽王。驪山之下。計五十七年。司馬氏。西夷犬戎同攻。是則西北合從也。自文武之時。已見于采薇。至宣王之時。又見于六月。其勢轉盛于前日。所謂孔熾也。反覆推之。文武之後。大盛于夷王。愈于宣王。宣王暫安而不能久。固其末終不可救于幽王也。

聞人曰。張仲。重臣望士。不應于詩無見。此尹吉甫。張仲相友如此。烝民。尹吉甫又爲仲山甫作誦。如此。其情非他人可比也。張仲恐是仲山甫。遍攷姓。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薄言采芑四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絳革。

一乘車七十五人。三千計二十二萬五千。亦可謂用大衆也。不必盡周地。當有侯國。或調南方近蠻荆。

者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軈錯衡。八鸞瑯瑯。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珩葱珩。

鯨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止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止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止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爲帥。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爲帥。併玁狁蠻荆之功。結之于此詩也。此詩與采薇出車同體。西戎玁狁併結之也。

聞音曰。畝。滿罪切。服。補北切。革。訖力切。衡。戶郎切。珩。戶郎切。淵。于巾切。闐。池鄰切。老。魯吼切。焯。吐雷切。聞句曰。第一章三句一節。六句一。二章三章。四章同舊。末章作二句一節。以讎叶。猶不知下如何叶。亦與此詩大體相差。今改正。

聞跡曰。六月侵鎬及方。鄭氏皆北方地名也。鎬。是周都。無緣與方。皆爲北方地名。假使方地未詳。在北亦未可知。焦穫涇陽皆在密邇。方何由獨遠。恐是方叔封邑。因以爲姓。

聞人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方叔元老。又當是年爵皆尊。

于其徒也。

總聞曰：蠻事比獵，猶差緩。獵猶侵雍都，蠻不過荆土而已。弗離其巢穴也。故王師起夏，向北待秋。

車攻八章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黜黜。建旆設旄，博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聞音曰：好，許厚切。草，此苟切。飲，子利切。柴，疾智切。說文引此詩，助我舉擊，積也。或作柴，其他擊，或奇寄切。平義切。柴，或士邁切。惟疾智引詩，今從與飲相叶。此蓋首尾叶也。駕，集韻亦在家部，居牙切。馳，集韻亦在馳部。唐何切。破亦當在坡部。蒲禾切。說文：疲，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皮當作蒲禾。左氏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又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破則坡音。不惟旁紐當然。古音亦爾。古加禾兩韻多通用。

如明唐兩韻亦通用。吳氏女曰雞鳴。加居禾切。曲氏神靈篇。赴曲相和。余私娛茲孰哉。後加張氏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諸侯壯何能加。若爾則駕讀作訛。馳讀作馳。破讀作叶。蓋首中尾皆相叶也。吳氏曹氏望祭四嶽燎對泰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誅當用柴。詩當用桴。許氏既桴。或作柴。不必專從一字也。集韻猗相附著也。於寄切。正引此詩。破敗也。披義切。不引此詩。恐似有意。故不引實引也。吳氏又以集韻猗柔也。倚可切。正叶破字。諸叶皆可用。亦不必專從一葉也。但調同未省同字。或以賓之初筵。射夫既同。經改亦未可知。果舊是同字。則柴字容或有轉。集韻舉舉兩手取曰桴。渠容切。蓋謂助舉矢也。若鄭氏助舉積禽。自是阜使之役。何關士夫之事。但世態少公多私。動以夏五郭公阻之。夏五之下。必是月字。郭公必是亡字。安知非此文。在孔子之後。而必以爲此文在孔子之前。孔子存之。蓋有徇意過當者。故此曹亦徇意。矯之而不知其下。原本案。此館本。缺。

吉日四章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太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覺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庚午前三日爲戊辰。則戊者蓋戊辰也。既禱三日舉事。凡天子所在曰行在。所漆沮。從禽獸。則漆沮卽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酌醴。親戎不可飲。厚至醉也。校獵。小以兔爲勝。大以虎爲勝。言捷莫如兔。猛莫如虎。得此則畢事。上爵皆無。則禮不成。今西北之風猶然。既獲大兕。則可以成燕禮也。兕大于虎。而不甚猛于虎。亦虎亞也。故朋稱曰虎兕。

聞音曰。戊。莫後切。禱。當口切。好。許厚切。阜。符有切。馬。滿補切。有。羽軌切。俟。于紀切。友。羽軌切。有。羽軌切。聞字曰。爾雅。三爲羣。二爲友。此亦字義。羣皆三畫。友從兩。又此法。從古有之。近世字學。亦未爲過也。而多諱及之。

聞訓曰。立訓不免隨語異意。或有不必要者。所不可曉。被之。禱。訓遲。與。與。雨。禱。同。被。亦可用多意。雨。亦可用遲意。大意來假。禱。禱。訓多。與。采。繫。禱。同。假。亦可用大意。繫。亦可用遲意。此其禱。訓。大獸。亦可用多意。今定從多。語勢可見也。

總聞曰。戊。不言辰。蓋以戊協禱也。次言庚午。則前爲戊辰。可見文體自有古意。如前詩每章言方叔。洩止。方叔率止。至三章四章。增一顯允方叔。而易一洩止。爲元老。參差之中。整肅默寓。此所以古意鬱然也。

